

黑白顛覆，省廢國現，邁向「直接民主」之路

◎ 鄭梓

古往今來的從政者，無論是個人、團體、抑或是政黨幾乎都在標榜追求公平、正義與合理的社會。就舉眼前台灣政壇的幾個例子觀察，譬如本月九日民進黨公佈的「二千年政綱綱領」，首段即揭櫫：「十三年前，民主進步黨因為台灣的民主運動，也為了掃除台灣社會的不公平與不正義而誕生，因此，民進黨不只是一個要取得政權的政黨，而且是一個要改造社會，要陪同台灣社會人民突破萬難、追求美麗遠景的政黨。」另外，原本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甫投入宋陣營充當副總統候選人的張昭雄，特別針對外界指控其「背叛」民進黨、「背叛」反對運動，亦刻意澄清說：「自己沒有背叛，因為唯有背叛台灣人民的福

社，才叫背叛」，而他只考慮對得起台灣人民，他自認在追求正義及合理。還有無黨籍立委羅福助，日前在有線電視台的叩應節目中指說：天道盟並非黑道組織，而是「替天行道」的意思，起因於當年（民國七十四年），陳水扁因「蓬萊島誹謗案」坐監期間的遊說，才有天道盟。（隨後即有同案入獄的李逸洋反駁：羅立委的談話荒唐透頂，與事實完全不符……參見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台灣日報」第五版）

按此，台灣政治及社會中誰是白道，誰是黑道？誰又是既黑且金？依傳統或舊習說法，執政的國民黨政權經過這麼多年本土化與民主化一體並進的改革後，應可算是合法性頗高的「白道」政權了吧！至於執政黨以外的各路人馬，又都標榜人世間的公平、正義、甚或追求「替天行道」的更高境界之秩序及合理性。那麼，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考察中部災區時有感而發的所謂「黑道不恐怖，白道的力量才該注意」，又真正的意旨為何？係指趙永茂教授論文中所述：在大戒嚴的長期威權統治時期，為鞏固黨國體制下的中央與地方結盟，「許多民選代議士、行政首長及其他黑道、財團等社經勢力，與選舉樁腳，共同分贓有限的自治資源」？抑或認為：戒嚴解除，威權政治鬆動之後，執政黨面對反對勢力組織化競爭，為了維持其傳統優勢，不僅繼續增強與地方派系的合作關係，同時加緊和全國性或地方性企業集團等新興經濟勢力建立各式政治結盟，於是：「他們在經社環境變遷

中，不斷擴張政經利益，透過地方行政或立法部門的優惠照顧，房地產投機、工程招標、金融貸款特權、非法營業等，牟取暴利，使得分贓政治，在地方或中央政經體系中更為深化。」

以上分析，雖凸顯了台灣政治裡的部分現實，但此種黑白不分、黑白混淆的政治現實卻是長期以來歷史所累積、所沈澱的困境及難題，亦即台灣從戰前到戰後，從殖民統治到威權政治、從戒嚴到解嚴，以致外來政權與本土勢力從結盟、抗爭到混同的過程中，所謂誰是正統、誰是異端、誰革命、誰反動、誰黑、誰白？經由時空流轉，不僅主客易位，且往往相互顛覆而真相莫明、真理難尋。

不論歷史是否具有什麼資鑑功能、抑或教訓意義，但歷史裡卻至少充滿各式各樣正面及負面的教材，尤以近代台灣不斷外族入侵、不斷政權轉移的歷史無常與變幻中，不只積累了豐富的掙扎與生存經驗，同時也沈澱了相當的陰暗面與劣質性。

衡諸台灣政治現實，若就這場研討會之議題——「黑金政治與代議民主品質」，謹從歷史分析角度，略陳以下一點診斷、一點處方，就教於方家。

時空錯置下的黑白兩道相互顛覆

近年來，一般評論及輿論所稱的「黑金政治」，矛頭大多指向戰後長期在台灣壟斷政權的國民黨，不論係遷台初期及戒嚴時期國民黨為挽救政權、鞏固政權、不惜和台灣本土派系結盟，以部分地方自治及權益換取對中央的效忠；或是解嚴至今，國民黨又為了保衛政權、延長執政，亦不得不和新興的各種工商利益團體掛勾，以伸張其金脈和人脈，為贏得選舉、延續政權而效命；因而結論亦大多是無論解嚴前後，國民黨如此這般的黨國體制，就是黑金的溫床，就是共生共犯結構。

其實，這樣的論斷，有其侷限，亦可能時空錯置，若論過往威權統治時期的所謂革命民主體質的國民黨，當然視一切危及或威脅其政權的勢力為叛黨、叛國、叛亂組織，也就一律打入黑道、黑幫與黑牢了；相對的本土反對運動者，也就竭盡所能結合一切抗爭力量，難免有地方派系、財團、幫派等各路人馬混跡其間，卻在當年一切為反抗外來、殖民或腐敗政權的響亮號召下，且不論其罪名係黑道、流氓、還是叛亂犯，所有都可能被合理化、正當化為本土運動的正義化身。然而時過境遷，如今民進黨已牢牢掌控了台灣地區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市版圖，亦即實際上已在地方政權執政多年的民進黨人，有無可能因為更

為貼近本土派系而漸趨敗腐、又是否因為權勢及資源的擴張也一樣受不了所謂「黑金」的招手與誘惑？還有「革命」或「起義」時期一道拼天下的昔日兄弟及戰友們，也許迄今仍然憤憤不平於反對黨的不講道義，不僅不和他們共治天下，甚至劃清界限，還無情無義亦誣指其為「黑道」者也！

現今台灣朝野又將如何攻克、跨越上述這道由長期特殊歷史所累積沈澱下來的時空錯置、黑白兩道相互顛覆的政治難關？

「省廢國現」的省思及實踐

若論「黑金政治與代議民主」的救治之道，除了趙文中所強調的修改地方選舉制度、行政區域重劃、重整行政層級以及強化代議政治的內在自律與外在監督機制外，或許臨此中部大震災後，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可謂形體與名實俱亡下，朝野是否尤應更多著墨於所謂「省廢國現」的省思與實踐。

回顧戰後台灣的反對運動及政治改革之路，可說是本土化與民主化一體並進，這一路曲折走來，從大中國主義的「反共堡壘」、「中華民國在台灣」，進而中華民國只在台灣，

就等於台灣，如今是否「台灣即是中華民國」？似乎也該到了儘快收拾這個延耽數十年的「省不省、國不國」畸形殘局的時刻了！

如從「省廢國現」的契機出發，就從這裡開始，就在台澎金馬的版圖上重新打造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完整規模，亦即所謂的「一代建國論」，則緊接著的第三波憲改運動、國土大改造、甚至重新定都、遷都、首都機能的分散、政府再造、中央與地方關係重整、代議政治或是某種方式直接民主的補強重構等等，皆是必經之路、必循之徑，必須一一付諸實踐者。

所謂一代建國、百廢待舉，或許唯有一舉解決了國家認同、憲政體制分歧的難題，則才有一致的國家認同與民主常軌下所謂的「忠誠反對者」，才有可能一併清除歷史所沈積的台灣本土與外來政權之間纏鬥不休的「革命」與「反革命」、「效忠」與「背離」的惡性循環，以及黑白兩道糾葛不清、相互顛覆的困局吧！